

50年文学山河 几百里河东家国

——贺王西兰文学创作50周年

■王芳

以1972年5月12日在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为标志和起点,今天,王西兰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50周年的纪念日。

50年岁月如影飘忽,忽深忽浅,忽近忽远。当真的要捕获一些价值的时候,才发现能留下影像的只有文学。文学伴随他深深浅浅的步履,也伴随他所有的欢乐和疼痛。

我们都是这样的吧,用文字与生活达成和解与和谐,勾连起人生对等的方程式。

很多年前,他随着父母从大西北回来,离开了黄河岸边的城市,离开了他的兰州,回到自己的根系。也许是命中注定,只是在起初的时候谁也不能窥见命运的玄机。大西北苍凉的民歌和悠扬的秦腔跟着他,人生的真相也跟着他。幼年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经历什么,只知道他又沉入蒲州梆子的旋律里。他的童年,唇红齿白,浓眉秀目,模样儿翩跹,性格聪颖而敏感。他不知道,多年后自己会写一本《送葬》,写下自己不可描述的成长和心境。他更不知道,这本书会赚取多少读者的潜潜热泪,会列入“三晋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50年间,他一直任职家乡的文化部门,他都心恋蒲州山河。普救寺前,他为倒塌的庙宇呼吁过;鹤雀楼下,他为逝去的王之涣流连过;蒲津渡畔,他为大唐铁牛的再次燃起热汗淋漓;五老峰下,他为

唐时胜况旧景重现次次攀登……于是那些人文的、自然的、历史的盛景,都在他的笔下不同程度地复活。他把自己关在阁楼上,与世隔绝几个月,著就一本《大唐蒲东》。蒲州的大唐风华一经面世,便获青眼无数,走上高考的演练试卷,走上读书人的案头,走上文化散文的锦绣风光,也走上赵树理文学奖的领奖台。很多很多年过去,这本书都丝毫不减容颜,都没有被人遗忘。这是他一生的爱与痛啊,也是他最后的落脚地。他带着《大唐蒲东》的中华审美,奠蒲州千年文明,也奠50年之文学道路,静悄悄地隐没在他的文学和生命的双重故乡。

50年间,他遇到了关公。他站在解州关帝庙的殿堂前,仰望着这个由人而神而圣的民间传奇,想获得一些神谕。之后,又踏着关公的足迹,一路回返到三国风云里去。涿州、徐州、荆州,许昌、当阳、洛阳……他在全国的经纬间寻找关公的足迹,在一个个关帝庙里拜谒倾诉,那些零星的神思都曾给他以启示,让他感受关公的神性与凡性,让他得到新的启悟和感动。一年时间,他写出一本《不朽关公》,他用这样的情感和文思给这位赤面长髯的大神倾心献祭。这是一次与人的对话,是廓清了传说与迷信,与真实的从解州走出的传奇英雄对话。他把自己的

文学心力,献给了自己的故乡,献给了故乡的也是全国的文化品牌。他在努力开掘关公文化的意义世界。总结一句,他说:关公,不朽。关公,与我们同在。

这50年,与文化相始终,为废墟感叹,为传承担忧。他会拉会唱会说会写,所有的经历都兑换成文字,藏在心间,落在纸上,把幽怨抚摸成平和,把荆棘软化温柔。他最后的文学心愿,是将对《红楼梦》的艺术赏读作为自己的文学句号,沉沉地留一个链接文学文化文脉的读者入门书。不知哪日心愿才可达成,但过程是斑斓又丰满的。

这50年,他做过10年多河东文坛的掌门人,但用他的话说,他只是河东文学大院的看门大爷。他是用心来做好这个看门大爷的。他欢迎一切文士都进门来,初习者送给期望;才华者走上文坛;更有资质者,给他们插上翅膀,送他们去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恨不得每个人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他从不标榜自己一个看门人的作用,但我们能够从很多个人的叙述里得知,他给许多人争取过创作条件,他为许多人创造过文学环境。他不求回报,只愿看到刊物上经常出现河东人的名字,只愿文学前沿有河东人的身影。他,这个看门人,成为河东文学的发动机,也成为河东作者的引路人。河东文学那个大门,他看住了,他满意地看到大院里头人才济济,繁花簇簇,硕果累累。

他看到过河东文学老树新枝茁壮成长,也看见了河东文学的隐忧和危机。在他渐渐退回到尧王台下自己的故乡时,他还要嘱托年轻一代的文友,要经营好河东文学这一片丰腴的土壤。

把文学的责任看得比自己的文字重要,这是他的《无悔选择》。河东之地,本就是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灿烂,汉唐辽金宋元明清,从来就没有断过文脉的辉煌跌宕。中条山峰峦巍峨,黄河风涛尽显,这里早已铸就文脉之渊源,一代有一代之兴衰,又怎能在自己的时代低落?因此,他也著述,又尽力为这一地文苑倾注心血。殚精竭虑,青丝变白发,当年那个英俊书生也渐至步履迟缓,耗尽了才华,也耗尽了时间。

谁会记得他的文化向往与文学理想呢?他把一切都咽回了唇齿间,守着他心中的蒲州故地,甘愿沉寂,甘愿默默无闻。但我要说,文学学会记得,文学的后来人会记得,蒲州山河、河东大地都会记得。

五十年文学山河,几百里河东家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黄河》杂志编辑,《映像》杂志副主编

百人咏赞母亲河 千联衬美古郇天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范小艳)青山绿水频招手,仄意平情总撞心。自2月25日“保护黄河——千人万副楹联运城行动”主题活动启动以来,临猗县广大文人诗友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努力克服疫情影响,防疫撰联齐抓共创,共创作诗联作品1110余副,有力宣传和展示了运城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重大成就。

百人千副联,临猗在行动。“保护黄河——千人万副楹联运城行动”主题活动启动后,在临猗县委宣传部的关注支持下,临猗县文联、临猗县诗联学会第一时间成立了主题采风团,聚焦“五条绿色走廊”中的沿黄美丽乡村示范带、沿涑水河田园风光示范带、峨嵋岭绿色产业示范带等开展采风创作。后因疫情影响,临猗县广大文人诗友积极调整状态,沉着应对疫情挑战,充分利用宅家机会和网络渠道,以“居家创作+线上交流”“上下联动+内外互动”的方式开展工作,超额完成市楹联学会安排的创作任务。

“踞嵋岭,倚黄河,高天厚土祖根地;驭长风,兴伟业,向远拓新盛世图。”“草丰水美,看崑山吐翠;物阜民康,听嵋岭欢歌。”这些作品紧扣时代主题,立意新颖独特,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有态度,文思隽永,朗朗上口,充分展现出临猗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站位、责任担当、文化自信和家乡情怀。“在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社会担当、文化自信和家乡情怀。”在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社会担当、文化自信和家乡情怀。在充分展现文艺工作者的政治立场、社会担当、文化自信和家乡情怀。



为了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幼儿从小养成爱阅读、会阅读、乐阅读的好习惯,闻喜县海天新教育幼儿园从5月7日开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读书活动,真正为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师风长范四十年

■谭文峰

认识王西兰老师,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我参加了运城地区第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但由于我不喜欢交际,因此认识的人很少,除了少数几个年龄相仿者,或打过特殊交道的,其他与会者认识的没有几个。虽然和王西兰老师一起参加了会议,但对他并不是很熟悉。头一次记住“王西兰”这个名字,是因为王老师的小说《闸门》。这篇小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当年运城作者的作品里,我读到的印象最深的小说。再后来又读到他的小说《铃铃叮当的季节》。这两篇小说在《河东文学》和《山西文学》先后发表,好像后来还在省里获了奖,《铃铃叮当的季节》获的是第一届赵树理文学奖。正是这两篇小说让我记住了王西兰老师。那个时候,作者之间敬重一个人,看重一个人,都是先从作品开始的。我对王西兰老师的敬重,也是由作品而起的。连续几年,我和王老师都会在创作会上相遇,却一直没有真正地接触过,直到1984年。

1984年春天,我第一次受邀参加省作协的创作会。当时运城参会的有三个作者:我和冯浩,还有王西兰老师。因为王老师和冯浩都是永济人,我是头一次参加省里的创作会,对省作协不熟悉,就提前去了永济,准备同冯浩一块儿从永济去太原。我和冯浩也是在地区创作会上认识的,两个人都出身农村,年龄又差不多,都是写小说的,因而惺惺相惜,一见如故。那时候我们都把文学看得很神圣,甚至视若生命,我们之间经常通信,聊文学,聊人生,聊经历,我至今还保存着冯浩写给我的信,其中写到很多他的人生经历。冯浩文笔极好,那些信拿出来随便一封都是可以发表的,每一封信都是好文章。

我到冯浩家第二天,冯浩先带我到栲栳镇文化站。当时冯浩在王西兰老师的帮助下,已经到镇文化站上班了。在文化站看了看他工作的环境,他就带我去了县城,见了王西兰老师。这是我与王西兰老师的第一次面对面。当年王西兰老师大概30多岁,人很和善,有着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当时王西兰老师是县文化局的副局长,而我是一个农村来的无名作者,只发表过几篇没什么影响的作品,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属于那种内心敞亮,外表木讷,自尊混合着自卑,不愿迎合也不会应酬的人,嘴笨到连句应有的客套话都不会说。王西兰老师却丝毫没有在意,非常和善地陪我聊天,谈写作,谈生活,然后很正式地请我吃了一顿饭。说正式,是因为他特意在县宾馆安排了一桌饭,还叫了永济文化圈的几个朋友,一起陪我。这大概是二十多岁生长于农村的我,平生头一次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其实以我那时候的身份,根本用不着王西兰老师如此费心。初与王西兰老师相交,他的亲善和为人的格局,让我终生难忘。

随后我和冯浩一起坐火车去了太原,而王老师比我们稍晚一点。那次省作协的创作会是在三晋大厦开的,人不是很多,只有几十个人,除了西、李、马、胡、孙等老作家外,印象深的还有韩石山、成一、周宗奇、毕星星、张石山、李锐等人。我是头一次参加省里的会,什么都不懂,每天除了开会时间,就在王老师房间待着。王老师对我特别照顾,开会时候随时喊我,怕我迟到,还教我如何报销路费。当时像我们这种没有单位的作者,省作协是报销来回路费的,好像还有误工补贴什么的,我是一点也不懂,王老师不厌其烦一点点地教我。虽然那时候王老师还很年轻,但是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完全是一种长者的风范,长辈的关心与关怀。

此后,在我的创作路上,王西兰老师给予了我很多关照与关心。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我创作上一个小的高峰期,有几部中篇、短篇小说引起了一些反响,王西兰老师对我创作上的长进十分关注,也很高兴,他多次向地委宣传部的领导介绍和推荐我,建议把我调到地区文联工作。不久,王西兰老师调任地区文联主席,更是一心想把我调到地区。那年冬天,我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一部电影,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回来以后去见一下地委宣传部领导。过完年,地委宣传部有同志专程来了一趟垣曲,代表地委宣传部征求我工作调动的个人意见。因为当时人事冻结,调动的事被迫搁置,但王老师多次表示,给我在地区文联留一个位置,等着我调来。这件事从头到尾,王老师替我费了很多心,我却没有给王老师送过哪怕一盒烟一包茶,也没有请他吃过一顿饭,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当面说过。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人,你不用对他说一句感谢的话,他也不需要你说一句感谢的话,但他知道你会在心里永远感谢他,你也会永远在心里感恩他。这是一种亲人和家人的感觉。

2000年运城撤地设市,在王西兰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作为文学艺术界的代表,被推举为运城市第一届政协常委候选人,直到市委来人考察时,我才知道这件事。2007年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奖评奖,我当时在外地,托家人报送了作品后就再没关心过,直到评奖开始了我还不知道。是王西兰主席专门给我打电话告知我进程,告诉我获奖的消息。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王西兰老师就像长辈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我。

因为文学我结识了王西兰老师,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他的人品、他的为人,在运城文学界有口皆碑,他对运城文学后辈的提携培养,让很多人感恩在心,也让运城文学有过一段辉煌和繁荣。王老师担任市文联主席那阶段,也是运城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有一次和冯浩聊天,冯浩说过一句话:王老师百年之后,我要是被麻戴孝的!这句话让我震撼。在运城,对王西兰老师心怀感恩者,何止冯浩一人。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王西兰简介

王西兰,1948年生,山西永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职称。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运城市委文联主席,运城市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铃铃叮当的季节》、长篇小说《送葬》、小说散文集《无悔选择》,长篇文化散文《大唐蒲东》、《不朽关公》、传记文学《关羽传》、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原贵生》(合作)、散文随笔集《艺术是生命的支撑》、文化专著《世纪之间与时代回答》等,曾三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有作品翻译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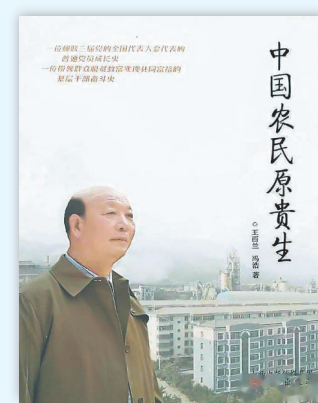
▼王西兰部分作品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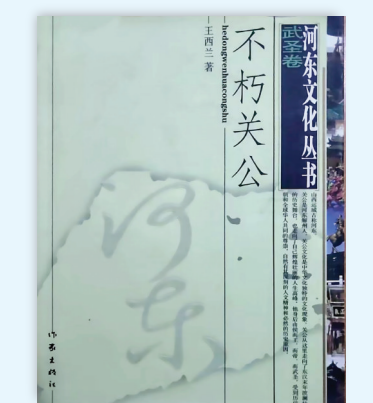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送葬》



长篇文化散文《大唐蒲东》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原贵生》



长篇文化散文《不朽关公》

远去了的临晋县衙

■张敬录

清晨,我沐浴在一缕缕新春的阳光里,穿梭在临晋县衙的前堂、后厅。此刻,我看到你的高大雄伟,看到你的沧桑古老,看到你那感人至深的“清官文化”。

是衙门上那副“不负苍天何论官阶只七品,常怀普爱生怕民心失半分”的醒目对联,让我感悟到历届临晋官吏“为官之政、造福百姓”的真正内涵。

临晋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年间。虽遭受岁月的侵蚀,但它与榆次县衙、平遥县衙、新绛县衙相比较,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元代县级衙署。古老的县衙,按照中国古代堪舆学坐北朝南的传统方位设计而成,中轴线之间依次排列为衙门、仪门、石坊、正堂、退思堂、三省堂等。这样的建筑格局完整地保留了元代县衙承袭唐、宋两朝的建筑风格。

以临晋正堂为中心,东为县城衙,西为主簿衙。大堂前两侧则为古代衙署的办公之地。县衙按左文右武的昭穆制排列:正堂前两侧并列为廊房。左文、右武执事办公,其中有掌管任免、升降的吏房,有管理土地、户籍的户房,也有掌管教育、县试的礼房。还有协助知县破案侦缉的刑房和掌管兵丁、马匹的兵房、工房。廊房之后,有土地祠、警署、监狱以及县尉、典史、衙役处所等。真乃典章制度首循礼,科考律条总尚文。

临晋县衙不愧是晋南衙府建筑的活化石。虽然历经七百年的风雨沧桑,但依然呈现出筒瓦包沟的布顶、单檐斜挑的悬山顶和古建筑考究的歇山顶。一处处古朴典雅的建筑给人以檐柱错壮、高大雄伟的震撼。

步入大堂,县官审案的青铜雕像,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喊冤击鼓,县令升堂,衙役列排,刑房、站堂齐喊:“威武。”于是,在明察秋毫天理昭昭悬明镜、公正廉明威风凛凛有法绳的刑法面前,刑书唱

名,皂隶传唤,原告、被告各跪东西。经过一番讯问,县太爷猛拍惊堂木,掷下令签。就在这个曾审理过无数案件的临晋大堂,至今还悬挂着一代代官吏的从政格言。他们在征税、纳粮、教化百姓、劝民农桑、科举兴学的同时,把当地百姓的冷暖挂在心头。曾涌现出临危勇、临财廉、临四难、临民仁的“四临”知县史邦直;涌现出“晨理案牍黄昏尽,夜访民瘼二更天”的廉洁县令李怀和勤不苦言、廉不言贫、功不言己的“三言”知县吴崇礼。

带着对古代官吏的无比崇敬,我在“三省堂”又一次看到那一则则反映临晋县官巧断冤案的故事。一度被潜松龄写进《聊斋志异》的短篇小说《太原狱》就是讲述了临晋县令巧断冤案的故事。寡妇张氏私通,儿媳百般阻止,张氏便诬告儿媳另有奸情。官府昏庸,张氏断绝了。儿媳不服连续上访。后来,这个棘手难断的案件,让临晋县孙县令巧断。经过巧施计谋,最终冤案大白。

在临晋县衙的史册中,曾记载了一批批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良臣典史,他们被老百姓称为“吏道风骨”。于是,民间曾传颂着铁面御史、白面包公、青天醇儒、黑驴县令等从政廉洁的故事。正因为有这些感人的故事才铸就了临晋县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我国古代的“清官文化”“儒家文化”形成了相互交融的文化体系。

日暮斜阳,我登上临晋县衙的高墙,默默地阅读这部“临晋县衙”的百科全书。遥想历史上的临晋县城,不论是解县、北解、桑泉还是临晋,任凭县名如何更改,但发生在这里的廉政历史故事不可更改。它让我又一次看到这座古老的县城曾经有过的辉煌。

清风雅韵

别墅怀想

■杨兆民

王官山水意纵横,别墅庄园胜郡城。绿村树边明月静,紫藤架顶彩云生。三堂墨迹忧人事,十洞粮仓壮国衡。御赐匾牌光正在,相公不见倍伤情。

暮春三月乱飞莺,忽忆闲家去岁行。表圣诗文温旧梦,蒲州梆子响新声。京华气象留官影,塞上风情伴燕鸣。最喜今朝歌盛世,一杯美酒庆升平。